

一碟“家乡味”生蚝 广东青年找到寻亲路

7岁那年，饭后母亲要带他出去逛逛，没想到这一逛，却让父子13年再未相见。凭借一碗“家乡味”，被拐男孩黎日生终于回到了家。1月6日，在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举办的被拐家庭认亲见面会现场，当被拐男子黎日生（现名为叶锋强）见到日夜思念的亲生父亲时，这对失散了13年的父子不禁相拥而泣……

7岁被拐走卖给现在养父母

据黎日生回忆，他大约7岁时被拐走。“那是一个雨天，我母亲的两个‘姐妹’来我家，她们吃完饭后说带我出去逛街，开始父亲不让我去，后来趁父亲不注意，我就跟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妹’走了。逛了一会儿之后，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妹’就带我坐上了一辆大巴车，在大巴上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是一间破旧的瓦屋，当晚我们就住在那里。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母亲和其中一个‘姐妹’不见了。我就问另外一个女的，我母亲去哪里了，她说要带我

去找母亲，并叫她老公开摩托车带我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但是母亲不在那里。他把我扔下就走了，让我跟着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生活了一段时间。一个月后，那个男人又过来接我到他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把我带到阳江市河朗镇，卖给了我现在的养父母。之后，养父母又把我带到了云浮市定居……”说着说着，黎日生的眼睛湿润了。

大排档吃东西吃出“家乡味”

黎日生刚到养父母家时，曾试过按来时的路线逃走，但那时年纪小，走不远就遇到了养父母的“爷爷”，又把他带回了这



父亲忘情亲吻儿子。

个“家”。后来黎日生就慢慢适应了养父母家的生活，没有再逃。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他就辍学外出打工，目前在云南省文山州打工。但黎日生一直没有忘记寻找父亲的下落，到处打听。

大约2015年年底，有个朋友给黎日生发了一个“宝贝回家”寻子网的网址，叫他上网查找线索。黎日生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

在上面看到了很多被拐卖儿童找到亲生父母的事例，更坚定了寻找亲生父母的决心，就在网上注册登记了寻亲资料。很快，“宝贝回家”志愿者就联系了他。一个月后，志愿者联系他到广东吴川市公安局采集血样，但当时登记的申请表信息不全，血样无法入库。

黎日生还是没有放弃寻找，2016年年初，他在云南文山州的一个大排档

吃东西时，发现那里的“蚝炸”很像他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老板告诉他这是茂名电白的特产，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家乡应该在茂名一带。怀着一丝希望，他专门到茂名滨海新区电城镇去寻找亲生父母，虽然没有找到，但是他还是不屈不挠，继续找寻……

DNA比对让失散13年的父子团圆

2016年9月，志愿者再次联系他到深圳市公安局采集血样，公安民警帮他提取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和失踪儿童DNA数据库。深圳市公安局民警根据黎日生的陈述推断，黎日生的拐出地可能是在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镇沿海一带，其后志愿者就让他回家等消息。

2016年11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报告省公安厅并将情况通报给茂名市公安局，得到茂名市公安局领导及茂名、电白义工协

会的重视，并立即指派人员前往可能拐出的地点进行调查及走访。电白本地有一名失踪小孩的家长叫黎胜雄（电白那霍人），警方推断其可能是黎日生的亲生父亲，省厅要求茂名市公安局安排人员去核实相关资料。后来经核实，该“黎胜雄”与黎日生亲生父亲同名，现在深圳打工，并不是警方要找的黎日生的父亲。

12月13日，电白警方反馈称“宝贝回家”志愿者带领家住滨海新区电城镇的黎胜雄要求采血，通过重新设定比对条件，筛选出年龄在15~25岁的男性被拐儿童信息3条。经过信息核查，推断电城镇的黎胜雄可能是在深圳市公安局采集血样的被拐卖人员黎日生多年寻找的父亲。

工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通过DNA比对技术，2017年1月6日，这对失散了13年的父子终于团圆。据《广州日报》

探洞，冒险者的游戏

每月长途跋涉找三四个洞窟练手

2008年，在四川邛崃郊游时，晋浩进入一个山洞，对未知的恐惧刺激他走了下去。这个深两三百米的洞窟，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先是在国内遍寻探洞社团、在网上搜索经验，到后来索性辞去了工作，在2010年组织起了一支洞穴探险队，这也是四川首个探洞的户外俱乐部。

“一开始只有六七人，医生、工程师、老板都有。”到现在6年过去了，队员也只有30多人。

戴着头盔、挎着保险

200米高处落石像子弹一样致命

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热播，赢得大批拥趸，其中昆仑山下洞穴探险，高度还原了小说中的惊险场景。但在晋浩看来，洞窟没有那么恐怖。

“探洞的风险，主要是探洞人的经验、技术欠缺所致。”晋浩回忆，2014年，英国一家纪录片拍摄公司出钱请他们去重庆泉口洞协助拍摄，这成了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从200多米高的天坑降落到底部，第一个队员花了2小时，等到晋浩下降时，到了一半路程，耳边

响起了“嗖嗖”的声音，“就跟电影里战场上子弹飞过那样”。上下左右漆黑一片，没有蝙蝠也没有飞鸟，晋浩借着头灯环顾一圈，才发现是上面掉下石头。他推测，上面的探险队员为了观看进度，从崖壁边往下看，踩到碎石落下，如果被击中，就真跟中弹一样！

晋浩赶紧朝上大声喊，“No!”考虑到回音，他只能用一个单词来喊话，上面的人根本没反应过来，石头依然在落，他只好加快速度下降，到洞窟底部后迅速寻找掩体。

晋浩赶紧朝上大声喊，“No!”考虑到回音，他只能用一个单词来喊话，上面的人根本没反应过来，石头依然在落，他只好加快速度下降，到洞窟底部后迅速寻找掩体。

晋浩赶紧朝上大声喊，“No!”考虑到回音，他只能用一个单词来喊话，上面的人根本没反应过来，石头依然在落，他只好加快速度下降，到洞窟底部后迅速寻找掩体。

一根绳索一口气，布点、结绳、下降，从和风旭日的山头潜入阴冷幽寂的洞窟，晋浩算是迷上了这项运动，他索性辞去工作，组织起一支洞穴探险队，将探险洞窟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6年来，他们跑遍了云贵川，在四五百个洞窟中起起落落，凭的全是胆识和历练。他们的下洞技能，也渐渐从只“烧钱”到了能“变现”，承接一个项目，可以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晋浩和队友在探洞。

力学、几何、水文、动植物学都要懂

晋浩的探险队，分为先锋组、运输组、摄影组、测绘组等不同门类。先锋组的托尼介绍，他们主要承担岩体勘察、架设绳索等任务，“要运用到力学、几何学。”他说，在岩体上打入膨胀螺丝，每一颗都关系着队员安全。

运输组负责后勤保障，运输器材、食物等。测绘组负责对洞窟进行测量，对洞窟中的水文、动植物、化石要有一定的了解。

从爱好到职业，2小时收入2万元

“所谓单绳技术，就是可以凭借一根绳子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垂直领域。”不过，晋浩坦言，抛开这些技术，更重要的还是无数次探洞中所积攒的胆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晋浩也凭着这身技能，年收入十多万元。

一次，在重庆市石柱县，电力公司在架设电网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深达一百多米的洞窟，要对洞窟地质和容量进行测绘，于是找到了他们。

队员们来回2天，就靠下洞的2小时，数据采集完毕，收到了2万多元“佣金”。“除此之外，景区开发也会找我们，这些

队员们坚信，人类早期都在这些洞窟中活动过，因为在这些暗无天日的洞中，他们发现过石斧、泥碗，以及一些人骨。

在重庆的洞穴探险队中，还有队员对地方志很有研究，发现一些遗迹后，还和当地博物馆进行合作。他们在重庆发现过一个完整的熊猫头颅化石，有人出价40万购买，团队都拒绝了，而是将头颅化石捐赠给三峡博物馆。

收入都成了业余活动之余的‘外快’。”

“也参加一些科考活动，都是免费的。”晋浩介绍，团队曾到陕西紫柏山探险，在海拔1500多米的一个高山，有一个下沉的喀斯特洞穴，上面40℃，到了洞窟中就是冰天雪地了，温度在零下。中科院了解到这个信息后，联系到他们，最后他们将图片、洞窟地貌、地形、空间大小等数据都提供了中科院。

2017年，晋浩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第一是壮大队伍，第二是力争获得官方认可，积极加入到社会救援的力量中来。据《成都商报》